

勇敢的人們

晉冀魯豫軍區政治部

文
蘇
(2)

8
0

目 錄

超等射手斯莫連亦可夫.....	依尤爾斯基(一)
主攻方向.....	葛洛斯基(一九)
勇敢的人們.....	A • 托爾斯泰(三一)
旗.....	卡達耶夫(四一)
瑪卡爾·列瓦.....	L • 斯米良斯基(四九)

超等射手斯莫連赤可夫

依尤爾斯基著

一

集體農莊倉庫後邊有一道凹地。暖春的雪水流到這裏形成了一條銀色小溪。溪水沿着凹地蜿蜒流去，流過一塊巨大的花崗石，瀑布似的傾瀉到一條小河裏去了。兩岸都是廣闊碧綠的草地。青草又嫩又高，一股清香氣味。老牧人奧列斯每天早晨在那裏，吹着自製的笛子，凝神沉思地望着清晨那微紅而碧藍的天空。鳥兒一聽到他的笛聲竟停止了歌唱。他時而吹着快樂的歌曲，時而又吹起嬌媚的悲調。一個十二三歲頭髮淡黃的牧童坐在老牧人跟前，默然靜聽，一直聽到這位爺爺吹完，把笛子裝進衣袋中為止。然後就照例的談起話來了。

「爺爺，你看見過莫斯科麼？」

「不錯，我看見過。莫斯科是很大的。」

「比莫吉列沃還大些麼？」小孩帶着不相信的神氣問。

「哦，當然要大得多！比十五個莫吉列沃還要大哩。」

「莫斯科什麼樣子呢？」

奧列斯爺爺把莫斯科的故事重新說給他聽。小孩默然坐着，聽得心醉神往。

「你在想什麼？」

「什麼也沒想，爺爺：在莫斯科一定是很好的。哦，那裏有那樣大的工廠！在莫吉列沃也蓋一個這樣大的工廠就好了。爺爺，我想，要蓋一個這大的工廠，什麼都會做：拖拉機，各樣機器，大砲，步槍，也會做針，一切東西都會做！只是恐怕在莫吉列沃找不到蓋這樣大工廠的地方。」

「哦，還怕沒有地方麼！別洛露西亞大得很，從這邊走到那邊要走很多日子哩。」

「有多麼大？比莫斯科還大麼？」

爺爺沉思起來，沒有作聲。這或者他不願意打破他所說出的廣大莫斯科底模樣，或者他恐怕經他這一比擬而把別洛露西亞不是比大就是比小了，於是他就沒有回答小孩的問題。

太陽昇高了，露水漸漸晒乾了，天氣漸漸燥熱起來。爺爺站起身來，走進蔭涼的小樹林中去了。小孩依然躺在原地。他仰望着天空，默想着那種甚至在莫吉列沃城中都找不到地方可以放得下的巨型大工廠。經過一點鐘左右，忽然聽見灰色捲毛狗驚醒起來。牠沿着草地跑來跑去，把羊羣趕攏到一塊。牧童猛然跳起身來向林邊一看，只見一隻灰色的瘦狼夾着尾巴，兩目炯炯，其勢兇兇向着一隻落羣的綿羊撲來。牧童在剎那間嚇得心中亂跳，然後又壯起了胆量。他跑到爺爺跟前，拿起獵槍，就向前飛跑，去打那個狼。爺爺跑在後邊，追不上他，一面跑一面抽得長鞭子兵兵的響。捲毛狗跑在前面，狂吠之聲震遍了田野。惡狼鬬牙瞪眼，準備拚命撕殺。但是，此刻牧童放了一槍，只聽叫了一聲。惡狼倒地，躺下不動了。爺爺對着狼看了半天，然後就摸着小孩底淡黃頭髮說道：

「費沃多西，你的眼力真好。你定會成一個很……好的獵人，」——爺爺拖長聲音特別表示他的興奮心情。

牧童羞怯的微微一笑。他不是第一次放槍。幼年的費沃多西往往同他父親阿爾特莫·斯莫連亦可夫出外打獵。

他們每逢大雪初降，就到森林中去打獵，整天在森林中東走西奔，而到夜晚就宿在森林中去打獵，天剛一亮，又去追蹤追跡，獵取野獸，他往往引起父親的驚奇。他看得很遠，動作謹慎，從不空放子彈。每逢打獵順利，父親總是誇獎兒子的功勞。

光陰一月一月的渡過了，到夏天，費沃多西就去牧羊，他與這位通曉天下事的老牧人的友愛關係日益親密了。他最愛聽老牧人說故事。到冬天，費沃多西就入學讀書，每逢星期日便同父親出外打獵。他走遍了附近各地。留戀了森林、田野，甚至連那些發臭的窪地，他都喜歡。他除了莫吉列沃城之外，雖然還沒看見過別的地方，但是他卻誠心誠意地喜愛離城遙遠的一切地方，整個國家。

有一次，費沃多西聽見爺爺吹着悲哀的調子，便問道：

「爺爺為什麼你吹得這麼悲哀呢？莫非你不快活麼？你在世界上該看見過多少東西啊！」

爺爺撫抱着他，說道：

費沃多西，你還小哩，那兒懂得。我一吹悲調，就像做夢一樣想起了過去的生活。使我悲傷的，就是當我像你這樣歲數的時候，我是沒有享過快樂的，現在老了，才享到真正的幸福。爺爺說完後，又拿起笛子吹了一會。

當年開春很早，天氣暖和。費沃多西已經獨立牧牛羊了，他牧的牛羊約有四百隻。集體農民們都很滿意他的工作。牛羊都吃得很飽，按時飲水，不受一點委屈。但是費沃多西仍和從前一樣，愛和爺爺坐在一塊問長問短，把自己的心思告訴他。

「爺爺，若是我經過莫斯科到莫斯科去，你看好不好呢？我到那裏去學蓋工廠，學會了回來，也蓋一座像莫斯科城裏那樣大的工廠。」

爺爺微微一笑。他早已知道費沃多西總想着建築一個造大機器和縫衣針以及其他一切東西的大工廠的心情。

「你的心思很好，你既然打好了主意，就要去作。去向你父親要求，他若不答應你，你也不要放聲。」

費沃多西熱烈的幻想着將來的圓滿生活。他儼然成了一個大建築家，——這是他向來所未懷疑過的，從小就相信自己的力量，——站在建築架上用磚築牆。眼看着成十，成百，成千的磚塊砌成了高聳入雲的牆壁。而後把機器運來，工廠就忙碌着工作，一批一批的拖拉機、汽車等從工廠門裏開出去。

一個寂靜和煦的春天，他背着行囊沿着村外的大路走去。前面是一片別洛露西亞祖國底田野，遙遠的天際有一片碧綠的松林，蜿蜒曲折蔓延到鄰村。費沃多西很想想到城中去找到他還未經過的面當然是非常新穎的生活，不過他總覺得有些難過，這是離開家鄉出外時人之常情。

二

在一個十七歲的青年看來任何一個城市都會覺得美麗雅觀。列寧格勒城當然是更加

美麗的。斯莫連亦可夫所最驚奇的就是那些壯麗的樓房。這些銀灰色的巍峨樓房，就像一個鑄成的整體，永久不會壞的，很難想到這些樓房也像費沃多西兒童時代所看見的集體農莊蓋馬廄一樣，是用一石一磚所砌成的。

費沃多西每天夜間還是和從前一樣，幻想着到家鄉去建築這樣大的樓房，而在莫吉列沃城則建築一座巨大工廠。他進到工藝學校學習，不久就在國際大街上開始了建築樓房的工作。老磚瓦匠教他學手藝，而這位能幹的青年很快就精通了本行手藝的秘訣了。經過一年，斯莫連亦可夫就帶着租布的圍裙，捲起袖口，站在建築架上工作起來。他已成了熟練的磚瓦匠，成了本行的匠師。在很高的地方向下看，只見像玩具般的電車飛馳着，像螞蟻般的人們在街上往來不斷，像甲蟲般的汽車飛駛過去。費沃多西往下望望，就覺得非常興奮。他站在城市上邊好像勝利者一般。建築工程已告完竣：這是他親手築成的真正的樓房，也如同列寧格勒城中其他樓房一樣巨大、堅固和完整。

現在他又想起來了，想起學習的問題了。斯莫連亦可夫準備到秋天進建築學校去學習。

戰爭破壞了斯莫連亦可夫的整個計劃。當他聽到了莫洛托夫的講演，看見戰士們一隊一隊唱着歌曲開赴前線的情形，他就想與他們一齊去勇敢殺敵，贏得勝利。

……爲祖國而戰，爲斯大林而戰……

這個歌聲傳遍全城，紅軍戰士們唱着這個歌，站在播音機跟前聽最後消息的人羣也唱着這個歌。

斯莫連亦可夫到了軍事委員會，結果大失所望。

「你還年輕，不要着急，」軍事委員會的長官笑道。

「你怎麼的要求，也是無濟於事。」

七月初旬，城裏開始了編制人民志願軍，而斯莫連亦可夫也未能馬上投到那裏去。因為建築公司不解放他的工作。最後，他才加入了志願軍。他同其他的青年一樣，也是幻想着驚人的斯殺和驃騎搏鬥的情形，幻想着肉搏戰鬥和可歌可頌的英勇事跡。然而生活總是不憐惜人們的幻想的。起初，斯莫連亦可夫被派到廚房中當值日，因為他偶然表現了作飯的本領，於是長官就派他當廚子。戰士們向斯莫連亦可夫開玩笑說道：

『米飯真好吃！一看就知道是有三十年經驗的老廚師做的。』

斯莫連亦可夫聽了一言不發，只是心裏在詛咒可恨的米飯，可是他向來無論作任何事情都要作好，於是次日煮的米飯更加好吃了。他想到他在軍隊中的運氣真不好，但又堅決相信，總會有出頭的日子。

三

晝長夜短的時日快完了。人民志願軍這一團人出發開赴前線。斯莫連亦可夫坐在兩輪的行軍爐灶車上，震得身子亂晃，羨慕的望着戰士們。可是又自己安慰自己，想着早晚總有一天，他也会持槍臨陣殺敵的，到那時人們就會知道，他是如何英勇的戰士，再不會派他當伙頭軍了。

戰士們沿着列寧格勒省底村鎮走了整天一天。沿途遇見集體農莊的牛羊絡繹不斷的經過去。集體農民們默然垂頭走着。斯莫連亦可夫看見了農民們嚴肅的怒容。他深知，他們拋家離業的痛苦，在他們的沉默神色中所含著的苦衷。誓必為這些人復仇，為祖國

的領土遭受破壞復仇，這種熱情就在他的心中沸騰起來了。

第三天該團就參加作戰了。空中充滿了烟氣和火藥氣味。大砲的轟鳴，坦克的響聲，機關槍的噠噠聲，開始震懾了斯莫連亦可夫。但不久，他就感覺到，再不能在廚房中坐下去了。他爬過一塊岩地，爬到森林中，不讓暴露自己，很小心的到彈地前緣去了。他從樹叢後邊看見一些被擊毀的坦克，倒下的松樹，和很深的彈坑。有些傷兵躺在地上，鮮血染紅了芳香的綠草。斯莫連亦可夫聽見身後有人叫他：——小弟弟給點水喝吧，我快死了……

斯莫連亦可夫爬到受傷者的跟前。這是一個四十歲上下的工人，他的胸膛被開花子彈穿透了，他已奄奄待斃，但他那碧晶品的眼睛滿是希望的看着斯莫連亦可夫，又望着炎熱的七月天空。

斯莫連亦可夫給了他一點水喝。

——哦，小弟弟，我快死了。你若有力氣，就去復仇吧……用你的心血，用子彈，刺刀，炸彈去復仇吧。他們毀滅你的青春，去復仇吧。

他在斯莫連亦可夫的胳膊上斷了氣。他的話像火一般長久地燒着斯莫連亦可夫的心靈，他的聲音如響鈴一樣震動着斯莫連亦可夫的耳鼓。

晚上，斯莫連亦可夫見了政治委員說道：

「當大師傅老年人也可以，我應該去打仗。請你准許我拿着槍到前線上去……」政治委員費了很久的工夫向斯莫連亦可夫證明說，大師傅也是戰士，但是任何理由都無濟於事。斯莫連亦可夫終於達到了目的。

一個悶熱而明朗的夜間，他第一次出發到敵人後方去。他非常小心的前進，有時候幾乎不敢呼吸。他最害怕的是出錯，不能執行任務。他奉命去偵探敵人的火力點位置，他查明了一切需要的事情，但在歸途中，却忍不住氣了，遂拿起手榴彈向敵人的機關槍亂擲去。他只覺一種從來未有的快樂充滿了他的心靈。這種快樂是由於他炸死了法西新黨所引起的，他歡喜得幾乎要喊出聲來，但是驚惶的法西新黨亂以起槍來了。斯莫連亦可失臥下，不敢稍動。他不敢呼吸等着敵人這一陣瘋狂射擊過去。大約過了十幾分鐘，槍聲停止了。斯莫連亦可夫趁着黑夜，平安回到長官的地窖裏了。

正是德國進攻的嚴重時日，法西新黨踐踏我國的領土，焚燒鄉村和城市，屠殺和平居民。有一次斯莫連亦可夫到希金城去偵探，他看見在門口絞死了五個青年。德寇絞死他的原因，是因為在他們胸前搜出了銀灰色的少共證書。各街上都有殘缺不全的婦女和兒子的屍首。

斯莫連亦可夫所服務的部隊在這些時日內，擋住了敵人衆多之進攻，而司令部又決定暫時守不攻。在開始進攻之前，指揮官首先就要查明敵人的力量及其武裝。於是就決定派斯莫連亦可夫去偵察。斯莫連亦可夫此時剛剛看完家信。父親在信中敘述了德寇在別洛路西亞的野蠻行爲，殺滅了蘇維埃莫吉列沃城的慘狀，並寫道：他——斯莫連亦可夫。阿爾特莫日內就要去加入游擊隊。此時斯莫連亦可夫又爲他父親擔憂，又仇恨敵人，心中非常苦惱，他奉命之後，馬上就準備出發。

斯莫連亦可夫什麼也沒有帶，拿着一個麵包和一條長鞭子就逕直穿過了戰線。他自己跑到法西新黨那裏，在茫茫的前進，似乎集結農民把所有牛羊都趕走了，因爲他沒有跟他

們去，就被打得一個半死不活。法西斯蒂奪去了偵察員的麵包，並叫他到波爾什維克那裏去走一程，偵察他們的情形。斯莫連亦可夫滿口應承了。但他要求在通過戰線之前，回到蘇村的家中去看看。也就放他去了。斯莫連亦可夫經過了敵軍的整個防線，他查明在什麼地方佈置有砲兵和迫擊砲手，在什麼地方埋伏着自動槍手和機關槍手。他很奸記住了坦克和摩托車底出發陣地。

夜間他轉回了本隊，並協同全體戰士前去衝鋒。因為確切知道敵情，所以進攻就非常激烈勇猛。法西斯蒂遇到這次意外的逼攻，拋棄了許多武器和幾百死傷人員，慌忙竄入森林中去了。斯莫連亦可夫是先入鎮地的一個。他想打死那個奪去他麵包的軍官，但是這個軍官早逃走了。

黎明時分，戰鬥停止了，斯莫連亦可夫躺下休息，但不能入睡。他想起了家鄉，想起了父親，想起了老牧人，輾轉不安。他覺得，自己的見識一天一天增長，爲人一天一天莊嚴了。對於建築學校的幻想，對於國際大街建築銀灰色樓房的自豪心——所有這一切都早已置之高閣，現在這似乎已成細節而不要緊的事情了。他很可惜，他已經改變了，就是想來挽留住這種幼年兒童時代的幻想，但顯然這已是不可能了。他對於個人的命運業已漠不關心了。『打完了仗再說吧』——他這樣安慰着自己。

光陰一天一天的渡過了。斯莫連亦可夫渴望着從別洛格西亞來的消息，可是，以後再沒有接到一點消息。法西斯蒂的鐵蹄踐踏了他生長成人的故鄉，侮辱了他起居，幻想勞作的家園。

烏雲像攔掩蔽着天空。雷雨霏霏濕透了道路。一陣的冷風吹得樹林亂響。夜間降了一陣淋漓的細雪，但到早晨又溶化了。在雲霧騰騰的天空中很少發現飛機，但是不斷的吼叫聲總不止息，敵人已逼到列寧格勒城下了。重砲彈紛紛落到城中的街衢上。

深秋後的一天，斯莫連亦可夫從司令部轉回自己的地窖。他看見國際大街上他所摩挲的那座樓已變成廢墟了。他繼續前行，由他身旁拾過去一個受傷的老人，有一個約十六歲的姑娘在後邊一步一步地慢慢跟着走。他們是堅毅勇敢的彼得堡人，在被圍困的危急關頭，也未停止過工作。敵人的彈片把他們炸傷了。

斯莫連亦可夫來到了地窖裏，坐在鋪上，思索了一會。他想了一個計謀。但他素來是不愛將自己還未思考到的主意告訴別人的。同志們也都知道，在這樣的時候，是不便同他談話的。

清早，他去見政治委員，說道：

『政治委員同志，請准許我去獵擊敵人吧。我打槍並不壞，耐性也不小。我決不容放一粒子彈。』

政治委員並沒有馬上同意。他雖知道，斯莫連亦可夫還在八月間就已學過超等射擊手槍，知道他打槍的準頭和銳利的眼光。但是一個超等射手除了這些長處以外，還應有堅忍耐苦的精神。政治委員對斯莫連亦可夫的這些品質還不確信。斯莫連亦可夫還太年輕。但是政治委員沉默了半天，終於說道：

『斯莫連亦可夫，你要知道超等射手的事情是非常細緻的。你是我們部隊中去獵擊敵人的第一人，要好好看清楚。要有鋼鐵般的意志和堅強的忍耐力……總之，去試試。』

吧。」

斯莫連亦可夫仔細準備了第一次獵擊敵人的工作。他預先選好了地點，把槍檢查了幾次，在日出之前，就協同一位紅軍戰士壽石金出發到火線上去了。愁人的秋雨霏霏的下着。狂風拚命的吹着，吹得雨絲亂旋，紛紛的兩點打在臉上和手上凜冽透骨。斯莫連亦可夫臥着等了一整天，但沒有看見一個德寇探頭。真倒楣，初次出馬就不得手。大概同志們是會譏笑，政治委員再也不會讓他來獵擊敵人了。他悶悶不樂的回去了。

但是一切事都和他所設想的相反。無論是同志們，無論是政治委員都沒有責備他這次的失利。政治委員甚至笑嘻嘻的對他說道：

『你不要敗興，萬事開頭難。』

斯莫連亦可夫心神不安的睡了幾點鐘以後，就叫起了他的同伴，又到火線上去了。天剛放亮，斯莫連亦可夫就看見一隊法西斯兵士從掩蔽部出來往壘壕裏走去。壽石金喜得幾乎叫出聲來。斯莫連亦可夫擺擺手不叫他喊。超等射手和德國兵士間相離不到二百五十米遠。斯莫連亦可夫瞄準了，鎮靜地把機槍一扳。

砰的一聲，震破了早晨的沉靜。槍聲一響，只聽有人短促的喊了一聲，只見一個德寇兩手一伸，直挺挺的倒在地下。別的兵士就一哄而散了。

『有了一頭！』斯莫連亦可夫抖一抖肩膀說道。

『難送了一個！』壽石金這樣答道。

這是開張大吉。還有整整的一天，滿可以打死很多的法西斯匪。主要的是不要放窩槍以免暴露自己，一開槍就裏打中。這就是斯莫連亦可夫從他當超等射手的第一分鐘起

所遵循的規則。

又等了不久。又有一小隊德寇出現了。灰色的短軍衣在掩蔽部後面閃耀了一下，他們彎着身子向那一個被打死的兵士跟前走去。又聽見一聲槍聲，只見走在前邊的一個軍士，甚至沒有發聲，就倒在濕地下，嘴噴着泥土。另外一個兵士急忙向他奔去，但他剛走了三四步，就像是一個大錘頭把他打倒了一樣，也躺下不動了。

「開頭就打死了三個，這並不算壞吧！」斯莫連亦可夫很鄭重的說道。

兩個德人等到天黑才轉回去了。他們勝利的消息當時就傳遍了各個地窖。這天晚上，在全部隊中都談論斯莫連亦可夫的勝利。他這個模範英雄，將來做個戰士，竟圍繞着政治委員，請求去領導人，而斯莫連亦可夫並不害怕這些競爭者，他願有成百上千的戰士都去打犯法西斯蒂，讓法西斯蒂野獸屍體蓋滿我們整個被蹂躪的土地，好把土地發肥而使花草繁榮起來。

斯莫連亦可夫這一夜也未能成眠。而今天他是因歡樂過度而睡不着覺。現在他想着，要壯起胆量來，去向青年團組長說：『我已打死了三個法西斯蒂，我還要打死他們幾百人，並且在實際上來說明，我有資格加入青年團』他拿定了主意，明天就呈遞加入青年團的請求書，這才睡着了。

地窖中燃着昏暗不明的煤油燈。值日兵的影子搖搖晃晃的映在牆壁上。秋風颯着小兵們的門窗嗚嗚叫。斯莫連亦可夫醒起來叫醒了壽石金，他倆乘着黑暗爬往前線去了。超等射手久在，己的小戰壕裏伏到天晚，但並沒感到絲毫疲乏。這天他創下了新

絕。他又打死了十一個法西斯蒂。夜間，他是過了請求書，請求加入青年團。他領得了青年團證。現在，他懂得，他對自己的行動更加負責了，只有卓著戰功才能爭得權稱求向青年團組織說：我沒辜負了你們對我的信任。

準確的獵取敵人成了斯奧連亦可夫底軍事專長了。每天不等天亮他就往火線去，一直到天亮才轉回來。在地窖裏，同志們見他回來都很歡迎，不斷的問長問短。戰士們都很驚奇這位「實少半底鎮靜態及和精確的準頭」。

斯奧連亦可夫的經驗日益豐富起來，時時刻刻都看到新情形而學會了藏敵的新方法。他學會了越來越近地向德寇的戰壕爬去，有時竟爬到離他們很近的地方，用手榴彈消滅抵抗的江西斯帝。當那些留下性命的來企圖尋找敵人時，他却早已爬到預先找好的後備陣地去了，並從那裏先將那些驚惶失措的「福利茨」一個一個都打死。

深秋的一日，天朗氣清，空中無一點浮雲，這位超等射手聽見砲彈聲從頭上掠過。這是轟擊列寧格勒的砲彈。於是破壞的棧房，抬着的老漢和受傷流血的小姑娘又重新映顯於他的眼前了。斯奧連亦可夫就想奮起前去迎擊敵人，用刺刀刺，用槍托打，用牙咬來消滅……真是怒火騰騰五內迸發。可是，因為他已有了鎖定的修養，所以沒有稍動，仍然鎮伺着兩條腿的野獸。

天空裏出現了德國的轟炸機，沉重的轟聲震破了天空的寂靜。它們是去轟炸列寧格勒的。只見從地窖中鑽出了一些「卡庫」和「愛力哈」，「福利茨」和「干斯」。他們中間有一個上尉鼓掌歡送穴中的黑鴉。

「喂，王八蛋，現在就叫你更歡樂去吧！」

斯莫連亦可夫臨陣了，瞬息之間，那個歡樂的上尉就永不出氣了。

五

時光如流水般的渡過。斯莫連亦可夫已打死了五十餘名德寇。他的戰友壽石金已獨立出外獵擊敵人了，而他的新弟子季波羅夫也很快的學會了超等射手的全部秘訣。斯莫連亦可夫底光榮日益增長起來。部隊中出現了幾十個他的學生。他仍然不分晝夜，不顧辛苦，天天出外獵擊敵人。他向來不愛自誇，總是羞怯地微笑：

「並沒有大的秘訣，主要的就是忍耐力。看見德國人不要害怕，到了火線上，就決不放空槍。一開槍，就一定要打中。每天都要選擇新的陣地，並要找到後備陣地，好改換陣地。還有一件要緊的就是要選擇好的陣地，不教一個『干斯』猜到超等射手隱匿的地方。我說過了，沒有什麼秘訣。還要學會叫德國人上圈套。譬如說，當我看見一隊『干斯』時，決不把頭一個打死，只把他打傷就行了，等着他的朋友去救他時，我就把他們一個一個的都打死。」

由許多時日的經驗中所得出的這些簡明指示，戰士們是當作指令來聽從的。關於超等射手教師斯莫連亦可夫的議論，不僅在本隊中常常聽見，而且也傳到整個戰線上去了。德寇爲獲得不可捉摸的超等射手底首級，曾懸重賞。法西斯蒂每次都派十幾個人專門來追尋他。斯莫連亦可夫明知這種情形，但是，敵人愈是追尋他，他就愈厲害的槍殺敵人。

有一次，斯莫連亦可夫透過了德寇防地的鐵絲網，窺伺着一組德寇。他一連射倒了四個，而沒空費一顆子彈。地窖內的『干斯』們聽見槍響驚慌地跑了出來。斯莫連亦可夫

即照準一羣『福利茨』擲去了兩顆手榴彈，看起來，今天的戰鬥就可以完結了。可是，忽聽到左方發起了迫擊砲聲，右方發出了機關槍聲，正面又發出了自動槍聲，兩排多人上來向斯莫連亦可夫猛攻。但是就在這一關頭，斯莫連亦可夫也依然保持鎮靜。他時而伏到彈窩裏，時而又隱蔽於樹叢中，不斷的改換陣地射擊，一槍一個，彈不虛發，使敵人看來，好像同其撕殺的是一大隊人。他剛移到一個新陣地，而舊的陣地就被砲彈炸壞了，彈殼一片一片的飛向空中。斯莫連亦可夫的城友季波羅夫也防微着自己的教師，很鎮靜的射殺敵人，並計算着消滅了德寇數目。法西斯蒂雖遭到了損失，而持久的追擊這兩個勇士。力量懸殊的決鬥繼續了幾個鐘頭。兩位超等射手英勇地支持住了這場決鬥。一直到晚上，黑暗籠罩了大地，斯莫連亦可夫才回隊了。隊裏的人們早已知道了所發生的事件。大家都來與斯莫連亦可夫握手，慶賀他，請他敘說戰鬥的經過，而他却羞怯得面紅耳赤地答道：

「叫季波羅夫說說罷……沒有什麼了不起。你們為什麼都這樣稀奇呢？……」
 德寇百般使用詭計，要暴露這位不可捉摸的超等射手，不是佈置假人，就是故意開槍，或是裝出不知斯莫連亦可夫來了的样子，可是却佈置好了自己的超等射手。
 斯莫連亦可夫每遇到這種情形，就向自己的戰友——現在已不是季波羅夫——面帶微笑地說道：

「哦，小弟弟，我們是不容易上當的，我們本是計謀多端的老手……」
 於是，斯莫連亦可夫就極力忍耐地等待着。

六